

清代回民起义

林 幹 編著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清 代 回 民 起 义

林 幹 編 著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七 年 · 上 海

清 代 同 民 起 义

林 幹 編 著

*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湖南路9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15 号

上海大新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2 7/16 字數：43,000

1957年6月第1版 195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1,000本

統一書号：11076·84

定 价：(7)0.24元

前 言

中國境內少數民族歷史的研究和編著工作，目前還是處於“墾荒”時期。編著一部完整的中國少數民族史或是某一個少數民族史固屬不易，編著一個少數民族的片斷史蹟也不是全無困難。但是，我們史學工作者和少數民族工作者並不因有困難就停止這個工作；相反的，正因為有困難，正因為是在“墾荒”，所以更需要加倍努力去克服困難，開拓這少數民族史方面的“荒土”，以便盡速地把它變為豐沃的原野。

我之編著這本“清代閩民起義”，原因就在於認定參加這種歷史“墾荒”工作是必要的，故願從事探索，并把探索的初步結果發表出來，以期就正於先進的史學工作者和少數民族工作者。因此，我很希望獲得指正。

這本書的完成，是與白壽彝、馬堅、馬玉槐、李恕諸先生給我的幫助和指教分不開的，謹在此向他們致以誠懇的謝意。

林 幹

一九五七年一月於北京

目 錄

一	回回民族簡介·····	1
二	清代回民起义的序幕·····	9
三	清朝对回回民族的統治·····	14
四	乾隆后期的苏四十三起义和田五起义——回族与 撒拉族人民的起义·····	25
一	苏四十三起义·····	25
二	田五起义·····	31
三	对苏四十三起义和田五起义应有的認識·····	32
五	太平天國期間云南和陝、甘、青的回民起义·····	34
一	中國近代反清运动高潮的掀起·····	34
二	云南回民起义的直接起因·····	37
三	云南各地起义的發动·····	39
四	杜文秀在大理的革命建設·····	41
五	杜文秀的东征和失敗·····	43
六	杜文秀自殺与革命根据地大理的陷落·····	45
七	陝西回民的起义·····	47
八	陝西回民起义的挫敗和甘、青回民起义的繼起·····	48
九	回民起义推动变兵和飢民的起义·····	50
十	左宗棠的反革命部署·····	52
十一	金積堡之战·····	53

十二	河州之战·····	55
十三	西宁之战·····	57
十四	肅州之战·····	59
十五	左宗棠的“善后”办法·····	60
十六	对云南和西北回民起义应有的認識·····	62
六	光緒年間馬永琳等的起义——清代回民起义的余波·····	67
七	附論·····	69

一 回回民族簡介

回回民族通常自称为回回，而中國歷史上也習慣用回回這兩個字称呼它。

回回这个名称之出現于中國史籍，究以何时为最早，迄今尙无定論。有人考据是在北宋。清代学者李慎儒在他所著的“遼史地志考”一書中也說：“五季后，或称大食，或称回回。”这就是說，五代以后，中國史籍已出現了回回这个名称。北宋以后，回回一詞更常見于中國史籍。但当时所謂回回，系指大食國而言，非指中國的回回民族，因为北宋时中國尙沒有回回民族，回回民族是在元代以后才逐漸形成的。

回回是大食人种，中國史書如“甘肅旧志”、“讀史方域紀要”、“明史列傳”、“遼史天祚皇帝本紀”、“遼史部族表”和“元朝秘史”上面都有記載。元代虽把來自大食的回回人称为色目人，但回回一詞仍沿用不替。不过直到回回具备了作为一个民族的特征以后，回回這兩個字才有代表回回民族的意义。

回回民族从哪里來？对于这个問題的答案，說法不一。据現有的可靠史籍記載：回回民族主要是在元代由波斯、阿拉伯及中央亞細亞等地迁移到中國來的回回人逐漸形成起來的。

远在唐代，信奉伊斯蘭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就有到中國來的了，这在“唐書”“大食傳”里就有記載。到了宋朝，波斯人及阿

拉伯人來得更多，他們除了少數是外交上的“貢使”以外，大多數是商人。宋朝為着管理這些商人的貿易，特在廣州、明州（今浙江鄞縣）、杭州各海口設立了“市舶司”。這些波斯及阿拉伯商人，以後雖有一部分留居中國，但人數不多，因此，我們尚不能把他們作為回回民族的重要來源。直到元初，因戰爭關係而東移的波斯、阿拉伯人大量進入中國，這些大量移入的波斯、阿拉伯人才是回回民族的重要源流。

南宋末年，成吉思汗大舉西征，先降畏吾兒（即維吾爾，在今新疆天山南北）、哈喇魯（在今新疆西北巴勒喀什湖一帶），繼之侵占西遼（在今新疆伊犁河流域及塔里木河流域一帶），征服花剌子模（在今里海東、咸海西、錫爾河南），攻滅亞速（在今里海以西、黑海以北）、康里（在今里海東北），兵力直指欽察（在今里海以西、黑海以北）及俄羅斯各部。其後，拔都又平定欽察，北敗俄羅斯，西陷波蘭，南破匈牙利；旭烈兀更滅木乃奚（在今里海西南），降天方（今阿拉伯）。這樣，蒙古封建主便把新疆、波斯、阿拉伯及中央亞細亞一帶信奉伊斯蘭教的各族及歐洲東部的各族都一一征服了。

為了滅亡南宋，蒙古統治階級又征調這些被征服的西域各族人民，組成“衛軍”和“親軍”，隨同蒙古軍隊與南宋作戰。南宋亡後，這些“衛軍”和“親軍”又被派駐中國各地守護皇城、京師、近畿、庫藏、漕運以及擔任屯田等任務。

這些“衛軍”和“親軍”，據“元史”所載，先後計有下列多種：右阿速衛、左阿速衛、右欽察衛、左欽察衛、隆鎮衛、康里（即康里）衛、哈喇魯萬戶府、斡羅斯（即俄羅斯）親軍、西域親軍——回

回軍。被征調的各族中，有亞速人、欽察人、康里人、西遼人、哈喇魯人、畏吾兒人、回回人等。在各軍中，則以回回人为主的西域親軍的人数为最多，共有二三百万之众。且“元史”載：“世祖（即忽必烈）时又尝簽發（即征調）諸路回回軍”，是則当时被征調到中國的回回人实不在少数。在这些回回軍中，除了一般的士兵以外，包括有砲手、軍匠及軍官。这些回回軍就是回回民族的主要來源。

可是元代移入中國的回回，除了回回軍以外，还有其他的社會成分，那就是归附蒙古侵略軍的回回貴族、官僚等上層分子及著名的學術人士。至于小貴族、小官僚及一般的知識分子，归附元朝移入中國的更不在少数。所以“元史”“百官志”載：京內外各主要机关皆置有回回掾史、令史、通事、書寫等官額，可見回回上層分子当时移入中國之盛。

此外，移入中國的还有回回商人。这是由于元代东西水陸交通甚便，回回商人得以利用这个优越的条件，大量流入中國。在陸路方面，一因各大汗國建立以后，东西之間的无数部落小國完全滅亡，以前因此所生的障碍尽去；二因忽必烈西征时，曾在西域各地开辟官道，設驛站，置守备，減少了行旅的困难和危險；当时由西伯利亞南部經天山北路可达和林（元朝旧都，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烏蘭巴托西南）及大都（北京），亦可由中央亞細亞經天山南路入甘、陝而至內地。水路則可由波斯灣、阿拉伯海，經印度洋及中國南海而至广州、泉州（今福建晉江縣）和杭州諸海口。因为色目人在元代經商比較自由，所以外商來中國者甚众，其中人数最多、資本最充足的，首推回回商人。

回回移入中國之后，很快就散布到各地。首先，是因为回回

軍隨同蒙古軍侵略南宋，隨着軍事的進展，散布到各地；南宋滅亡后，回回軍有些被派駐防中原，有些被派駐防沿海。其次，則因回回軍隨同蒙古軍進入中國時，最先侵占中國西北部，這一帶距離波斯及阿拉伯較近，回回陸續移入中國的亦先來到此地，這就是現時新疆、甘肅、青海、陝西各省回回特多的原因。由于回回當時散布在中國的地區很廣，所以“明史”“撒馬兒罕傳”說：“元時回回遍天下。”

回回民族的來源和其移入時的社会成分及移入后的散布狀況，大體上就是如此。應該說明的是：這裡所說的在元代由波斯及阿拉伯等地移入中國的回回人，僅是回回民族的主要來源，而不是唯一的來源。因為在回回民族中曾經摻入了其他的民族成分。

首先，回回進入中國之始，它本身的种族成分就不是單一的。自從回回移入中國之后，就和漢族雜處，有些漢女更嫁與回回為妻。因此，回回在其形成為一個民族的过程中，自不免摻入漢族的成分。

其次，唐宋以來，回紇、回鶻進居甘肅、青海等地的不少，元時回回進入中國西北，與他們雜居，可能也吸收了一部分回紇、回鶻的成分。

最后，還有如“多桑蒙古史”所引元時回回阿拉丁所說：“今在此東方地域中（指中國），已有伊斯蘭教人不少之移殖……（而）成吉思汗系諸王曾改奉吾人（指回回）之宗教，而為其臣民士卒所效法者，皆其類也。”這就是說，蒙古族在回回進入中國之后，也有不少因信奉伊斯蘭教而為回回所吸收，逐漸同化于回回

民族。如成宗的从弟阿难答駐守唐兀(今青海东北部、甘肅北部)时,所部士卒十五万人大半信奉伊斯蘭教,即其一例。

总结起来說,回回民族主要是由波斯、阿拉伯及中央亞細亞等地移入中國的回回人以及漢族、回紇、回鶻和蒙古等其他民族匯合而成。这里需要指明的是,这些摻雜進去的其他民族成分,虽曾給予回回民族以若干影响,但却不是形成回回民族的決定因素。

据“元史”所載,元代蒙古統治階級对于“衛軍”和“親軍”的編制,一律是“十人为一牌,設牌头”,其作用是“上馬則备战斗,下馬則屯聚牧养”。所謂“屯聚牧养”,就是屯田牧畜之意。所以西域親軍中的回回軍在南宋滅亡之后,就分駐各地从事“屯聚牧养”的工作。随着生產的發展,这些回回軍人大部分都变成小土地所有者,一部分則成了屯田区的佃戶,逐漸脫离了行伍生活而定居下來。

据“元史”所載,今日之河南开封一帶及甘肅西北部,都是当时重要的屯田区域;当时,元朝統治階級为監視人民的行动,軍戶屯田遍布全國,其中則以回回軍占主要地位的“衛軍”“親軍”得地最多。这样,当时得地最多的大批回回軍人便遍布全國从事屯田耕作。此外,元朝百官,例不給俸,后来用“职田”代俸祿;忽必烈以后,元朝皇帝更不时賞賜大臣官田,故参加元朝統治的回回上層分子有不少人獲得“职田”和“賜田”,其后子孙繁衍,也有从事田耕的。

故農業經濟是回回的社会經濟基礎,在回回人口最多的甘肅、青海和云南,絕大部分回民都从事農業生產。此外,商業对回

回的經濟生活也有重大影响。如前所述，在進入中國的回回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商人，他們留居中國后，不斷通過商業活動，發展了自身的經濟力量。

至于回回社會經濟生活底情景，一般說來，是分散的、缺乏統一性和联系性的。這種情景與中國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底特點是相適應的。回回的社會經濟是中國封建社會自然經濟的一部分，因此不能不受中國封建社會生產方式的影響，更不能超脫中國封建經濟而獨立存在和發展。所以回回在中國定居和聚居的過程，就是回回的社會經濟與中國封建的社會經濟相結合的過程。正因為有這種結合，所以回回在其形成為一個民族的过程中，成為中華民族中不可分離的一個成員。

回回進入中國之初，他們所操的語言是阿拉伯語和波斯語，所用的文字也是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所以現存的元代伊斯蘭教石刻碑文多半是用阿拉伯文書寫的；明清兩代清真寺內的回文課本，也全是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但由於中國本土是漢族生聚教養的地區，回回進入中國之后，在日常生活上，非習用漢族語言文字，殊感不便，而當時回回的文化程度，實較漢族為低，回回的經濟生活既受漢族的影響，那末在文化生活上，必然也會受影響。所以，回回進入中國不久，就有不少精通漢族語言文字并深受漢族文化影響的人（其中特別著名的有瞻思丁、丁鶴年及其兄弟、溥博、薩都剌、高克恭、丁野夫等）。另一方面，就元代留存至今的伊斯蘭教石刻碑文考查，這種碑文全是宗教成語的堆砌，自不符合回回大眾日常生活的需要；而回漢長期雜居，接觸頻繁，社會關係密切，在日常生活直接影響和需要的情形下，回回很自

然的就習用漢語漢文了。这样，漢族的語言文字也成为回回成員間共同使用的語言文字了。

回回進入中國散居各地之后，就全國範圍來說，它的住居是分散的，但就各个地区來說，它的住居又是較為集中的，所以回回在中國的住居情景有所謂“大分散小集中”的說法。这种集中居住的回回人，由于語言和生活習慣的相同，以及長期居留在共同地区，很容易具备形成一个民族所必需的条件；何况这些不同种族的回回人，原都信仰同一的宗教——伊斯蘭教，而伊斯蘭教的教旨本來就是具有政治意味或“政教合一”的內容，且教規对教徒有禁止教外婚姻和禁食猪肉等帶有嚴格強制的拘束力，这种拘束力同时也含有很大的團結力。由于教規的約束，各个教徒之間漸次形成一种共同的生活習慣和心理狀態，并使不同种族的同教者漸次消失了本族所具有的特征。

回回民族在元、明、清三代都是一个被統治的民族，受着蒙古及漢、滿各族統治階級的剝削和壓迫，其中尤以在清代所受的壓迫和剝削为最甚，因之回回在清代的反抗斗争也特別激烈。貫串着清朝一代，几无一朝无回回的反抗斗争。在这些反抗斗争中，共同的宗教信仰便成为團結回回的有力号召。又因伊斯蘭教內部派別分歧，清朝統治者从中挑撥离間，利用分化，同时于屠殺回回之后，益之以对伊斯蘭教的摧殘，这便使得回回反对清朝壓迫的民族斗争，常常摻雜“教派之爭”，甚至以“教派之爭”的形式出現。这样，保衛伊斯蘭教的运动實質上往往就是保衛回回生存的运动。而且，每經一次反抗斗争，宗教的觀念就進一步的深植于回回的腦海，伊斯蘭教无形中成为回回生存的標誌，大有

“教存則回回存，教亡則回回亡”的感覺。直到今日，回回在語言、文字和生活習慣等方面雖已有極大的或完全的改變，但宗教觀念在絕大多數的回回中，始終強固不移，這都是與上述情況有密切關聯的。

現在，全國回回民族共有三百五十餘萬人，分布地區主要在甘肅、青海兩省，在甘肅的多聚居在以臨夏為中心的隴西南，以海原、固原為中心的隴東南各縣以及同心、金積、靈武、銀川等地；在青海的多聚居在西寧、湟中、化隆、民和等地。其次聚居較多的是在雲南。此外，在陝西、新疆、河南、河北、山東、江蘇、湖北、東北、內蒙古等省區也有分布。

現在，回回民族大部分以從事農業生產為主，同時兼營商業；散居城市的回民則大都經營小商業，如牛羊肉業、飯館業及肩挑小販等。

現在，回回民族在日常生活上皆通用漢語、漢文，阿拉伯文僅用於宗教；所有回民都是伊斯蘭教徒，凡有回民的住區必有清真寺。

二 清代回民起义的序幕

公元一六四四年(明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清軍因獲得漢奸吳三桂的幫助,大舉進關,在北京建立了对全中國的統治。

其時,雖有大批的明朝官僚地主向清軍投降,但全國各地人民和具有民族氣節的明朝官員都紛紛起來反抗。首先,史可法擁護福王(弘光)在揚州堅決抵抗;江浙一帶人民、特別是閻應元領導的江陰人民和侯峒曾領導的嘉定人民的反薙髮鬥爭,也極為激烈;繼後,黃道周擁立唐王在福州進行抵抗;李自成的農民軍余部李錦與明臣何騰蛟、楊廷麟聯合,擁立桂王(永曆)在西南各省進行抵抗;張國維、張煌言、黃宗羲等擁立魯王在浙東進行抵抗;最後,張獻忠的農民軍余部李定國在四川、貴州、雲南等省的抵抗;鄭成功在東南沿海的抵抗;以至於天津張氏自稱天啓(明熹宗年號)皇后,與人民抗清力量王禮、張天保等部聯絡,準備起兵;此外,在甘肅、山西有武大定部在固原起義,賀洪器之占領寧州(甘肅寧縣)、慶陽,趙榮貴之占領文縣。民族抗清運動的高漲,使清軍一時感到難於應付。就在這個全國反清的怒潮中,回族米刺印、丁國棟發動了起義,揭開了清代回民起義的序幕。

米刺印是甘州(今甘肅張掖)的回回,清軍入關不久,他任甘州副將。那時清朝政權初建,各地的抗清運動仍不斷爆發,因而促起了他反清的意願。正好清廷打算調他出征,他便和丁國棟合

謀，于順治五年（公元一六四八年）四月在甘州發動起義，殺死清朝巡撫張文衡等大批文武官吏，擁出明朝的延長王朱識鏐作為“反清復明”的旗幟。起義後，丁國棟留守甘州，米刺印則領兵東進，連克甘州、涼州（今武威）、蘭州、狄道（今臨洮）、渭源、河州（今臨夏）、洮州（今臨潭）、岷州（今岷縣）、巩昌（今隴西）等城市。他攻入蘭州和臨洮等城市時，附近的回民紛紛響應。起義軍發展到十萬人，号称百萬。因之山西、陝西一帶均大為震動。清廷命總督孟喬芳率軍“進討”。清軍進駐秦州（今天水）後，在廣武坡一地和起義軍交戰。由於雙方實力懸殊，起義軍不得不放棄巩昌，向西北退却。起義軍因缺乏作戰經驗，以及缺乏足夠的兵力防守據點，許多城市被清軍攻占。到蘭州被清軍侵占後，起義軍更不得不退到靖遠。閏四月，各路清軍皆在蘭州會師。五月，清軍渡黃河追擊，米刺印在靖遠的水泉堡戰敗，被清軍捕殺，朱識鏐也為清將張勇所俘。起義軍喪失了領袖，無力再作抗拒，於是涼州亦不得不跟着棄守。八月，清軍圍攻甘州。這時，另一回回——“闖場天”又起兵占据狄道，岷州的回民也還在繼續戰鬥，而丁國棟結集了起義軍的余部，由甘州進據肅州（今酒泉），新疆哈密和吐魯番一帶的回回和維吾爾族也有數千人東來支援。丁國棟因此在肅州擁立哈密巴拜汗之子土倫泰為王，並不斷在蘭州一帶活動，關內外的回回群起響應。順治六年（公元一六四九年），漢人姜瓖在山西大同起兵反清，攻克蒲州（今永濟），響應丁國棟。因之陝、甘一帶再次震動。孟喬芳被迫以大部分的兵力應付起義群眾，而留馬寧等圍攻肅州。丁國棟後因在軍事上犯了保守主義的錯誤，只知保守肅州，既不回兵反攻，也不向西進取，在作戰過程中又

不注意組織和團結更广泛的回民群众，直至清軍兵臨城下，只憑着少数兵力死守孤城。这样，起义必然要失敗。十一月，肅州被清軍攻破，丁國棟和土倫泰都遭殺害。清軍在鎮壓这次起义中，前后共殺回民三万以上。这是清朝統治者欠下回民的第一筆大血債。

这次回民起义爆發的原因，是清軍入关后大肆燒殺的殘暴行为嚴重地破坏了中國社会的經濟，給全國各族人民帶來沉重的灾难，从而激起各族人民的反抗，回回在其形成一个民族的过程中，与漢族結成了不可分离的緊密关系，因而漢族社会經濟的破坏，必然对回回造成嚴重的損害，因此，米刺印和丁國棟在全國抗清运动的影响下，联合漢族和維吾尔族的人民，英勇地向清朝統治者發动了反抗。这次回回的起义，是全國抗清运动洪流中的一支。

此外，这一次起义，在一定程度上顯示着部分回回的上層分子試圖挽救明朝政权的意义。关于这一点，則是与明朝对回回民族的統治政策有关。明朝自開國以迄于复亡，对于回回民族一般是采取怀柔政策，而不是采取公开的压迫政策。这是因为回回对于明朝開國有功（如回回常遇春、胡大海、沐英、藍玉都是明朝的開國功臣），同时，朱元璋为要爭取原为元朝出力的回回去反对元朝，也不能不对回回采取优待的办法，以便加强自己，削弱敌人。在明朝的怀柔政策下，回回的上層分子被吸收了，一般的回民也沒有受到公开的鎮壓。例如：回回上層分子獲得了参加政权的机会；伊斯蘭教獲得明朝統治者的尊重，并且得到順利傳布的机会；回回曆能够和大統曆（明曆）并存和推行；回民也偶尔獲得明